

陈家桥作品集
都市情爱文学



南京爱情

● 陈家桥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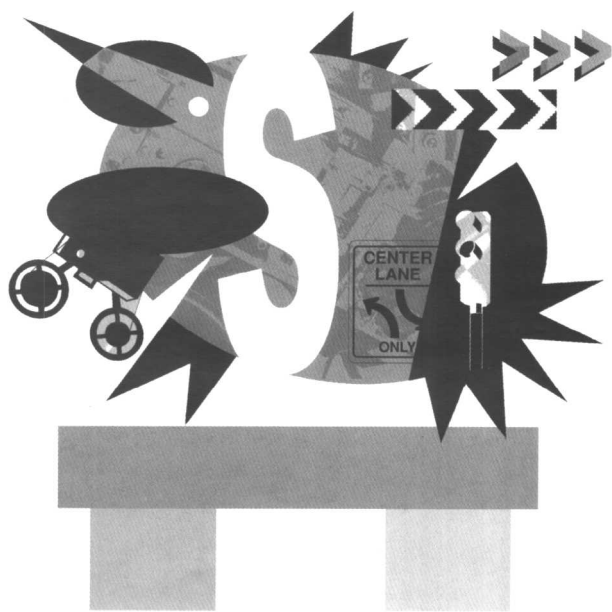
YANJING AIQING



珠海出版社

南京爱情

陈家桥 著



出版此书，
并不意味着
倡导作者在书
之外的生活方
式及其他。从
文学的角度，
文字是真实而
美的，它们应
该有机会让更
多的朋友分享。

珠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数据

陈家桥作品集/陈家桥著. —珠海: 珠海出版社,
2004. 7

I. 陈… II. 陈… III. 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
国 - 当代

IV. I247. 7

ISBN 7 - 80689 - 234 - 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52527 号

陈家桥作品集

——南京的爱情

陈家桥 著

责任编辑: 田大军

出版发行: 珠海出版社

电 话: 2639346 2639314 邮政编码: 519000

地 址: 珠海市香洲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楼

网 址: WWW. zhcb. com

E - mail: bookzh@zhuhaidaily. com. cn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广东湛江日报印刷厂

开 本: 850 × 1168 1/32

印 张: 20 字数: 446 千字

版 次: 2004 年 7 月第 1 版

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 - 6000

ISBN 7 - 80689 - 234 - 6/I · 495

定 价: 30.00 元 (全三册)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目 录

第一章	(1)
第二章	(19)
第三章	(31)
第四章	(54)
第五章	(74)
第六章	(100)
第七章	(122)
第八章	(149)
第九章	(169)
第十章	(186)
第十一章	(209)

第一章

南京的春夜，空气中弥漫着芳香，这芳香不仅出自花草树木，还来自流水和人，来自那些爱欲中的男女，哀伤中的男女。唐安喜欢品味这种芳香，却不知道这芳香是这城市的精髓之一，是南京最神秘的欲望的传统。

学院图书馆正面的那块草坪在1号楼那巨大的玻璃门敞开之后，就很少有人胆敢在黑暗时坐进去。十几棵粗大的梧桐树围出一块阴郁的空地，倘若在白天，只有那几个爱踢小场足球的广东学生拎着收录机进去。1990年3月21号或者22号，晚上，D座阶梯教室的灯在9点15分就提前灭了，唐安原想在教室里和晴聊天的计划也就被迫改变了。

他们都捧着书，缓缓地下了楼，来到学院进大门之后的那条主道上。

现在去B楼的教室还早了一些。他们便各自去了宿舍。半个小时之后，也就是10点钟，他们又准时出现在4号楼与5号楼之间的篮球场上。

学院的位置离长江只有几百米，春夜的江风伴着花香吹在篮球场边的通道上。他现在已记不得她当时讲了什么，他理解她的心情。在宿舍灯没有关掉之前，篮球场是人数最多的散步的地方，他们看清了某几对恋爱的同学，没有招呼他们。

在唐安看来，那些穿着花花绿绿的裙子的女生们，每个人都像一团火，或者一小片树叶，她们不是构成一群女人，而仅仅是那些裙子本身，她们飘荡着，离他又远又陌生。只有一个特殊

的亲密的接近身体的女人才算是个女人,这人就是晴。

树叶在晚风中发出簌簌的响动,偶尔会落下刚刚长出便显出淡黄色的叶子。

更多的人往宿舍里走,所有的公共卫生间里都传出洗漱时的喧哗声。

看到D座的灯突然熄掉之后,他没有带她回宿舍。如果说以前他还不能确定他们的关系的话,那么今晚把她领往图书馆前边的草坪,就表示他想确定一下他们之间的感情。她温顺地跟在他后边,向那个指定的方向走去。

当他们站在1号楼边的草坪进口时,他止住了步子。1号楼是整个学院建得最早的一栋楼,那一扇扇阴郁的玻璃窗在夜晚渗出恐怖的气氛。他征求她的意见,而她没有表态,他认为他要怎样都行。假如现在回到各自宿舍去,那是非常不明智的。

他可以完成一切。他斜视看她的身体,看见她紧紧捂着胸口的书本。

她在看《畜牧经济学》。

树响动着,那凹陷的草地映着从墙那边射过来的光。

他们绕开了。

1990年3月21号,他们绕过了草地,温热的草褥子也就在黑暗中孤寂地敞着,那些细小的欲望般的水汇聚在草根纠集的地皮上,凝着。

二

11点还不到,他们绕过小草地之后,就顺着图书馆边的叉道走进ABCD四座分体楼之间的一个落空的天井式的凹着的平台。从那儿看天空,天就成为四方形的了。教室陆续熄灯,他们来到D楼底部那个空着的回廊里。回廊在下雨的时候,是经常为学生避雨的地方,现在停放着一辆深黄色的老式吉普车。

唐安无意地试试门,打开了,他把晴带了进去,

两个人都坐在后边的座位上。她把书放到靠椅背后的帆布台子上,脸斜着。

他们说了很多话。

他没有了目的,这个小小的车子里的单独的空间反而让他失去了主动性。也许他想到了许多,但始终不能按设想的那样去采取更激烈的行动。

他久久地拥抱着她。由于她极度的温柔和投入,他就只能停留在这个动作上,轻微的对话,细小的动作以及偶尔的肩膀的移动都使她倍感幸福。车顶棚,再往上,就是石头的墙顶,再往上是上政教课的B楼302教室。

学校的保安闪着电筒,从那条叉道前绕过,没有在意车子上的人。他也完全忽视了时间的流逝。

他们紧紧地依偎着,那种一直揣测的神秘性顿时隐匿起来,身体如一团温热的火全部消融在他的肋旁。搂着,已足够了。他的手绕过后背,轻轻地触在她腹部稍上的地方。

唐安的手从胸罩下缘向上用力,晴的胸罩有些软,这使手与她胸部的联系立即变得实质了。他觉得自己有没有经验是无所所谓的,因为看起来是他在主动触摸,而事实上,晴却在引导着他。她会向他贴得更紧,并微微地调整姿势。她透过来的信息有两个,一个是肯定她已经被别人摸过,另一个便是她同样渴望他的触摸,并且要他整个地握住乳房,揉动它。

车内空气温馨而甜蜜。她的呼吸始终是均匀的,并没出现那种上气不接下气的紧张。她的胸部使他平静,使他把自己拔到了一个胸有成竹的男人的位置上,他不仅不怕她,而且想到了她已经交给他了。他对自己的欲望和本领反倒有些轻视,似乎自己跟她一样,都是经历过这种事情的人了。

他头脑很清醒,一边灵敏地跟她说学院里的事情,一边缓慢

地自然地移动她的手。

晴说，现在城里有中巴车了。

五角一张票，他说。

他俩都没有戴手表。

晴沉浸在亲密的气氛中，她比任何时候都表现得更加真纯。

仰着脸，身体向下滑了些，他侧着，肘子支着，脸很近。

触着她的唇。凌晨的校园静得怕人。那些在草上的露珠震颤着。他彻底被动了，不是受到对方的抑制，而是由于他自己在纯情中的消沉。

晴穿着紫色的上衣，1990年的南京女孩都只穿细腿的黑裤子，唐安一直以为那样的她倒像一个隐藏的精灵。

我们会在一起的，晴说。

他说，我们会的。

这样的话，对19岁的唐安来说，说起来相当轻易。

三

四月中旬，大厂镇成为系里分配实践任务的去向之一，要么就去常熟市。大部分学生自然不想去远。唐安去大厂镇做三天实习。和他一起去的人有他的三个好朋友。晴得知他要去大厂镇的消息时，显得有点得意，大约是想独自呆上几天，也许他回来时，她会有些变化。

她很在意自己的发式，衣服，鞋子，有时也在意自己的论文什么的。

大厂镇在江北，要坐大巴车开过南京长江大桥，飞一样的冲过去。头脑里全是绿树成荫的样子，唐安去过大厂镇，觉得大厂镇很美。

想到爱情的幸福，他不禁有些畏惧，难道她就是全部？这个

问题复杂了，他不能去想。

江水在桥下流逝。江岸两边的芦苇在堤下涌动，他在车子上看不到这些。

大厂镇面粉厂。12时，在得知有一桌丰盛午餐的情况下，唐安和陈超峰他们围在面粉车间那肥大的粉筒边。

在另一头，有一个出面粉的筒口。面粉白得耀眼，细腻，扯动，向外流，又仿佛是从机器里吐出来。

厂办的人在介绍，这是从意大利进口的设备，去麸率极高，人称精粉。特别的白，纤维素会少点，粉质好。

他妈的，不知谁在背后骂了一句。同学们都回头找。

唐安以为面粉最可怕的就在于它像梦一般的脸。

想她了？李刚问他。

他不仅想到了晴，还有其他女子。所有的女子加在一块儿就是一排一排的脊背，洁白，光滑，向后退去。

三天以来，他晕沉沉的。

面粉使他神情涣散。坍塌的面粉，在从滚筒中坠入组装车间的接口之前，堆成危险的尖锥形，又突然倒掉，向那个接口处旋转的空洞挤去。

面粉厂的面粉容易使唐安畏惧那坍塌中的白色。这原本纯洁的白色包含有健康的活力，现却因为唐安那挥之不去的对晴的抚摸印象而布满了危机。他或许要如吻她的舌头一样，把自己给细碎地塞到某个地方了。这是他长久的渴望，却在真实地面临晴的身体时，遇到了极大的迷惑。欲望一旦充盈到女人的身体中，便如这白色一样，幻灭成一片坍塌的场景。尽管这样，欲望还是要去，还是要向着身体去。

回来之后，他没有直接找晴。李刚让他陪着一起去见八中的几个小女生。其中一个穿着蓝色的牛仔服。

牛仔服敞着，他一直记得，里边是一件有刺绣纹面的花T

恤,底调是一种蓝青色。这个女生只读高一,有一米六四的个子,腿很长。

他却完全不懂她。以为她是李刚的小小的朋友。

他认为年龄比她大得太多了,况且自己有了一个稳定的女朋友。

她主动靠他很近。他头脑里全是那些白东西。

四

穿蓝色牛仔衣的高一女生。唐安喜欢里边那贴在身上的蓝青色。李刚在山西路就带着另外四个人下了车,这时,穿蓝色牛仔衣的女生单独和他坐中巴车往前。在第六站,鼓楼公园西侧,下了车。

女生的老家在安徽芜湖,她的舅舅在一家大型商厦上班。她说她自己的情况时,并不在意唐安怎么看。

唐安回来已经两天,今天是礼拜六,还是没有见到晴。如果去她宿舍也许能找到她,可他没有。

唐安买了两张票,和女生进了鼓楼公园。

高高的大树,进了正门后有一座又高又长的台阶。顶上是钟楼,两边堆满了假山。假山的造型令人难受,可谓怪石嶙峋,那是人工的结果,在许多石块接头的地方留有水泥的痕迹。

黄昏,坐在那高一些的地方,穿过树干,看见发红的落日。

唐安说,我从没见过那么白的面粉,像你这样的人可能不知道面粉是怎么来的。

你就知道?穿蓝色牛仔衣的女生问。

我事实上是早就知道的,我老家在农村,唐安说。

不是学经济的吗?她问。

是啊,可我们学的是农林经济,他说。

唐安和女生坐在那张仅供两人坐的石凳子上,挨得很近。这

时,他觉得与自己正在恋爱的晴是那么的缥缈,抓不住。

他耐心和她捱时间。

她肯定不会无所谓,只有十几岁的小女孩,但已有了些深沉,她说,我翻过你们学院的铁门。

哪一道?

往物资学校那边的门。

后门,他说。

她把牛仔衣往肩后扯了扯。肩膀晾出来,蓝青色的光影往外闪。

他当时无法认真地理解蓝色女生,他们都不能准确地看透对方。他真的不能搂住她,他没有这样的想法。她的肤色很美,说不上是什么色调。她很美,显得幼小。

他接着往面粉上说。

她说到了麦子,粮食。

他却意外地止住了。

他们什么也没有吃。没有买东西。她两手撑在凳子上。石头的凳面有点凉。

她爱打篮球。在他看来,篮球很大,很圆,也很重。她能举起它,还能投篮。

我是这样投篮。她巧妙地把手抬起来,弯了一下。

这一天,说话中多次出现面粉,而眼睛中闪过的却是那一团团令人不能饶恕的假山。

落日照着他俩。

唐安感到了晴可能会带来的痛苦。他觉得自己已经离开了她。

蓝色女生没有拒绝他提出来的几个意见,他让她认真地看点书,让她时常到他宿舍楼下的操场来,她都没有拒绝。

蓝色女生的一个女同学,已经烫了头,是个喜欢烹饪的中年

男子的女儿。她优美地滑过溜冰场中心的柱子,滞了一下,拉起李刚的手。另一个小男生也围过来,三个人滑了过去。

那个以后上了厨师技校的女同学说,他们在公园。

坐在石凳上,向西边望去,南京的风景若隐若现,气势如虹的长江把整个南京向南方推去。蓝色女生说,南京是最美的城市。唐安说,算是吧。

唐安在两年以后,就完全不记得他是如何从黄昏的公园里出来的。那是一个美丽的黄昏,人也不错。如果说纯洁,她是纯到顶点了。

美丽极了。跟落日完全一样,遥远,温存,亲柔地撒下光辉。

他对晴有了些无奈。

但精神上平衡了。糟糕的面粉厂的面粉印象挥之不去。他不知道蓝色女生何时还会再如此温顺地和他静坐在一起,但他知道晴不能解决他的一切。他的心发黑,情绪也波动了。

蓝色女生是最干净的。他想。

而晴,已经恋爱过多次,这让他感觉出来了。在某种意义上,她比自己成熟。他决定一直要约见那个女生。没有人会知道他对蓝色女生都想了一些什么。

五

1990年夏天,乌江的水位淹过司马山水闸。站在江浦大桥向北望去,蓄水闸的大坝上还依稀闪现70年代的红色标语。唐安对乌江所发生的项羽的故事略知一二。但他从不以为英雄跟他个人有什么关系,发黄的乌江水穿过江浦大桥向南方流去。

选择乌江,是一个偶然的想法。在城里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和晴很自由地相处,于是,每逢星期天上午,他们就去乌江。

乌江镇横跨安徽江苏两省,主要街道都在安徽境内,隶属和县。

向荣旅社是他们相中的一个偏僻的地方，从主道插进去，院内有一棵老树，在二楼最里那间房里，有一张大床。

坐两个小时的公共车从南京赶来，只为了能在房间里做那种事情。

床很黑，垫单是土布做的。夏天，也没有铺上凉席，他很喜欢这样的布置。有一只竹篾编的水瓶套子，水滚烫异常。中午，旅店的大妈会做上两三个菜，只收五块钱。

土布垫单使他的身体不会随意地摆动。而晴便彻底固定了下来。当他趴在她身上，吮吸着她的唇，颈，再轻微地用唇触她的乳时，她完全稳稳地抱住了他。她要他的力量，要他唯一的力。量。这土布的垫单涩渍而又纯朴，她把身体给了他。他知道那是连过去所有的血肉一起送来的。他望着她的姿态很端正，身体笔直而干脆。他闻到她唾液中的清香，这渗透着自然气息的晴，从垫单上升起来的唇，像两片美丽的叶子，而他便在这叶子上吹着风，这唇并不动弹，像长在床单上。

他和晴在一张极其简陋的桌子上吃饭。

他看着晴的脸。从她的脸上，他看出她对他是认真的。

当他熟悉了身体，他还不明白他是怎样就弄懂的，而他又假装得分外成熟，以适应他们对身体的焦渴和冲动。至少有两个男人曾经和晴有过关系，他们一个在苏北，一个在南京本城。他知道其中一个人的名字。

他捏着被单，背靠她，事毕之后，面向墙壁看他的书。她一直躺着。她的脸往里凹，眼睛也向里凹。

眼珠分外的黑。

T恤是紫色的。

一旦心里真正爱着另一个人，那么身体也就在激情中抑制得像副沉默的牌了。他拱动在晴的身上，却觉得不再是跟蓝色女生相恋的肉体，而是一副绝妙的轻浮的底牌，怎么看怎么翻，也

都写满了生存的不屑。这是错误的女人晴,他想。

推开窗户,那棵乌黑的榆树挡住了视线的中间部分,向北,是大块的农田。任何时候,他都会拿蓝色女生来想,一个多么纯洁的女孩子啊。

乌江的街道比南京的狭窄。他们相互接着,很慢慢地步行。晴的身体令人发颤,以前对她整个人的某种畏惧,现在都沉浸到身体中了。

他确信那是别人的身体,甚至都不是晴本人的了。他松垮垮的,不像个19岁的年轻人。他了解蓝色女生放学的路。他从背后瞄到了她住家的位置。

每逢在晴的身体上时,他脑中就闪现蓝色女生,他怀疑了,晴,我真的爱过你么?

六

从脚往上,才能看到腿。6月中旬,他发誓要看到蓝色女生的腿。

至今,她仍是蓝色女生。

穿着裙子,白色的,有时蓝色,偏于天蓝的那种蓝。

在熟悉了晴的身体之前,他始终以为蓝色女生的肤色是一种无名的光洁。对身体的畏惧,使他把希望寄托到对蓝色女生的研究上了。从研究她身上的颜色开始,来增加自信。

蓝色女生的脚面长长的。脚趾紧拢着,穿在那双俏丽的凉鞋里。

蓝色女生没有兄弟姐妹,是个独生女,她只谈她的舅舅,舅舅也年轻,当时顶多二十七八岁。

唐安和她的接近避开了李刚和陈超峰。并非是幽会。只是按他的方式去发生。见面,走路,偶尔也会拿一只球去。

从脚往上,看到小腿,正面的骨头微微向外,有一道凸起来

的印子。他伸手摸了摸,她马上就笑了,往前边跑。

他扬言要抓住她。

越是为了蓝色女生而刻意地遗忘晴,她就越会压住她。

蓝色女生跑得很快。他在追。

七

蓝色女生成为了他的学生。唐安为此做出了努力。在穿着和礼仪方面尽可能温文尔雅,篮球也很少打了,作为一名高年级的大学生他已经感到未来社会的压力。蓝色女生不仅化解了由晴给他带来的痛苦,同时也使他原本迷茫的爱情增添了一些鲜美的成分。

1990年下半年是在焦灼和对身体的畏惧中度过的。而到了1991年,唐安对晴的身体显得麻木而迟钝,蓝色女生每一个细小的动作都能引起他心中的共鸣。

在她的父母面前,他假装十分低沉。很少说他自己的事。她的父母也就对他信任了。

他来给蓝色女生上辅导课,父母一般都会到邻居家打牌。

他从不吃她家冰箱里的东西。当她低头看她的书,他会久久地盯着她。刚去给她上课时,他能看出她的心思,其实她并不非常需要家教,而她之所以要他来上课,是他故意接近她的结果,他喜欢和她呆在一起,而她也很喜欢。

晴问他,现在你教的谁啊?

唐安不需要教书的收入。每次从她家出来,在昏暗的铁路北街往回走时,他都感到蓝色女生和他一样在很近地盼望着什么。坐在一张桌子的两边,腿经常会碰在一起,他的心跳很狂乱,无法掩饰。她从不提她学校里的男生,这既是一个暗示,也是她特别的地方。她很乐观。

蓝色女生的脸是光滑的。家教之后,两人不去鼓楼公园,而

是到浦口镇去玩,那儿有一个火车站。建筑物陈旧破烂,由于常年运煤,整个车站都浸染成黑色的了。他在控制着自己。因为他 and 晴还会到乌江去,还能陷入到她身体中。对蓝色女生,基本上是精神的安慰。

从给蓝色女生教书开始,他对自己的经济专业有了情绪上的波动,整个生活信念也在动摇。对书本的兴趣在下降,内心处于冲突之中,想表达,想倾诉。

1991年的南京雨季笼罩了整个夏初时间。

大片的树叶在阴雨中低垂,如同蓝色女生那动人的眼帘。

晴意识到唐安的问题,但找不到解决办法。她偶尔也想向他解释她内心对以前两个男人的态度,但他不给她机会。从他的动作中她能感到他已经在精神上放弃她了。

而在1990年,在那辆吉普车上的夜晚接吻发生之后,他们很紧张地在另一所学校的楼梯拐角的一道铁门后边结合了。由于结合的仓促和唐安的无知,使他们都草率。

这最早的身体结合的印象使唐安对身体更加的模糊。在1991年的大部分时间,他都在避免去回想。1990年那最早结合的一幕,现在每次去乌江他都觉得是对那次仓促结合的一种更正。本来可以更加从容和自信,但由于年龄和经验的关系,他们始终对身体缺乏全面的认识。

1991年的蓝色女生身处特殊的环境中,16岁,听话,俊俏,和唐安几乎每天都能见面,而全世界真正的身体也都是她的了。他觉得他会在今后的某一天摸透它的。

提到跟感情或男女关系有关的事情,双方就会停住。这种很美妙的停顿更能感染蓝色女生。应该说她是懂的。

得到什么了?

他想,是现在的爱情,真正的爱情。

那么晴呢?

李刚问,你和晴到底怎么样了。

我们已经那个了,他说。

李刚抹了抹鼻子,笑着说,那当然,现在大学里这很正常,可你对她不怎么好。

你这话怎么说的。

李刚说,晴很孤独。

他没有跟李刚说他是怎样同晴做起那种事的。作为一个过来人,他现在对身体真正摸清楚了,欲望跟身体还是不一样的,跟晴是可以发泄那种冲动的,但欲望仍不能被填充,它似乎永远空着,等待着被别样的东西刺入,又反过来向别人刺去。

唐安说,我和晴分手了,我对她不仅迟钝,而且麻木,我不能再跟她在一块了,晴有过男人,我不算什么的,她属于苏北,她毕业之后,就是苏北那儿的女人了。

李刚转过身,有点难为情,过了一会儿,他才说,小芳说了,你跟小敏常在一块。

是蓝色女生。

八

使他一下子就喜欢上这种蓝色的,不仅仅是蓝色女生本人,更多的倒是由这庞大的南京城所催生的秘密的激情,唐安和许多年轻人一样,都想在这阴郁而纯情的都市中,飞腾而出,以俯瞰这茫茫人海。这些苍老、陈旧的建筑掩映在地表的哀怨气氛之中,只有那天空的蓝,只有那从天空中向下倾泻的蓝,才能感受到天上的意志,感受到一种致命的爱的吸引,笼罩它,渗透它,使南京的城市从容地敞开它的肉体,敞开它肉体中的心灵。他对爱始终是迫不及待,始终蒙上了那蓝色的高远而空灵的幻想色彩,身体在蓝色中亲临了爱情现场。

李刚和他的女朋友吕雅约上小芳和小敏,去河海大学游泳